



□ 12
1326
32



萬章

上

1326
32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孟子文庫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號平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閔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乎下同天而泣也事見反形甸虞書大禹謨篇曰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曰怨慕然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

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到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

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

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

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然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怨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怨然無愁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

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去聲以觀其內齊其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一十以孝聞於舜居滄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觀其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焉○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

於此為尤切。○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
子二女來處，頭罷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
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又言一
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滄人之類。又言一
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去視也。遷之移以與之
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然慕迫切之甚也。曰：雲峯胡氏
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
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慈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以欲富有天下而
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以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
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
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
母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惟順於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
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
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
至熱中。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
心也。釋終身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
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惟聖人為能不夫其本
同。民正怨息拱反。○戰國策：趙成王篇：公子魏牟過

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重王之國。若此。魏年曰。請為王。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年曰。為冠而敗。之。或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台乃使之。今天下。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心。纒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

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瞽。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對。父母言人之不免有離怨於父母之心。舜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發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廢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入妻如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

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夔源謂以君

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

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爰浚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強都禮反忸怩女

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之捐去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

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汗音

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孔音旁出

匿空隱匿之孔穴也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

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

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楸尹反也戈戟

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盾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明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

云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瑄弓也通鑑外紀云
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
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
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
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
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
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
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
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
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
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理人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
其他此仁人之於弟也疑之不以情之至也象憂亦憂
事肆八欲以絕兄弟之情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
天理以見兄弟之情也象之欲雖熾舜之天理常
存卒之象不格而源源以象之欲雖熾舜之天理常
而消之矣○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
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喜無一毫芥滯於其中
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
除之不至此然後知聖人之與天同量也世儒疑
堯在上二女嬪虛象無敢殺舜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
之使有是憂之平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

饒氏曰。完廉浚井事。黨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成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無所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况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迎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

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反。毗。至。周相與為

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

方命，比。反。部。郵。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地，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

行也。地，敗族類。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

山有庠，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

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嶽。或曰：今道州

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

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

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

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帶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朝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向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

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

義之盡也

朱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

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朔，反。

咸丘蒙曰：舜之子也。語者古語也。感鬻感不自安也。及歲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老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句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

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

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

木。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樂器之

音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

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繼之。訟謂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

舜始踐天子之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博所載黃洋焉。而

不子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峯黃氏曰：百姓是畿內百

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

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期

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之服。亦過密。八音，下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

瞽，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

賤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
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詩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
也。晉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軼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
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
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
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
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
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
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
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挺也來便不是逆志所
謂逆者其至不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
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
然後隨其氣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
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
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鑿而免於聖賢之言以
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
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
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然後可以得之
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逆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入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守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事，然尊與養二事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也。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于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臣已自他處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峯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于者，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自專以德言，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

一、賤亦允若則反見仁於其子威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字如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

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反力呈上必用之舜為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源

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持說得聖教明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貴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示已之恩者皆非也

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地至於朝觀訟獄謳歌與人耳而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治相並去聲朝音潮

扶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代曰冀州為帝都其南即豫

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夫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也

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

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此耳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大丁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容嗆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

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講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學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天不書作泰。阜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

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天與益則朝

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與益則朝。觀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冊朱與舜之子。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相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

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

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

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

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人去職事其

律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

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

樣却只是箇命天之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

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不在內者聖人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傳與子

而南軒張氏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之則是有明人所為而致也深矣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

論之矣堯舜禹益之道而死者正命也桀死若夫為不

蓋知矣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

其正矣於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得

命於人者以做事言做事是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

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

便是天非力所致便是命大以全體言命以其人力對用

言其口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義言却包命

後見故言凶禍福自天來則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

受吉凶禍福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

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义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宜長聲上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怪音壞音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街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豈益伊周皆不有天下之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無天子焉之與天位之說或復往避之以為舜禹之相攝而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從天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乎是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水仁而得仁耳論者細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為曹丕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

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

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慶平聲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

氏之媵反以證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

國時有為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

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

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音樂

莘國名。趙氏曰。今司州。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

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臯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

實。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

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

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畜。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

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抱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隨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事。有人一時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賢五高反。賢反。

賢賢無欲自得之貌。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極其言。則

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

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耕田子曰或謂飢食渴飲

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

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聲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

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

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

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朱子曰程子

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

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遠道理皆是

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夾兩箇

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

深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

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

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

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

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孟

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
得此皆是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音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
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
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
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
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
已不可以為夫甚而已可枉

也正天二下實自正人始未有
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與遜也近謂仕

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

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
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

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汗辱於不義也
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汗其身甚矣本既

不謂事無可為
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其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

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新安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正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相。與父不得而子。語跡相。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

宮作鳴條。牧宮。樂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

我始其事於亳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終則其伐夏也。奉

天計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甚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捨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醫也。新安倪氏曰。周

禮。天官有瘍醫。瘍瘡癰也。侍人。奄音與。閭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

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雙。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

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

丁亂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直有禮義。

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退，進也。禮，揖讓辭遜也。退，以

義剛，才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

口有命，行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

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

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

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也。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音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弒亮，也。司

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

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

王者後故，故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陳侯名周。按史

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故司馬為同。○

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聲之。孔子遂行，適

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旼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

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孟子言

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

有主離疽侍人之事乎。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

人之理，以當厄主離疽侍人之事，觀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離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暗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曰辭
不得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無可得可受之
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
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御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
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
得而受之是謂合於命而無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
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
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之法豈獨為人臣
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
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
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
孟子於本文是無義無命也同進退以禮義而得非所
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
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
謙於禮義矣不得矣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
曰有命若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
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夏養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論音
去聲
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
羊之皮而為犛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
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

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弁犛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
諫虞公令力呈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

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

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車相行也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

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

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

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

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南以成其君鄉黨

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

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

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

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

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

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而見豈有先自行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故飯扶晚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

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棄祿不
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伊尹百里奚之事
 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
 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聖賢也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
 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
 義盡百里奚事虞公七年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
 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
 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
 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刑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
 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
 軒張氏曰奚於虞在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
 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
 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

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
 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
 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後
 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